

《饭戏攻心 2》导演陈咏燊：如何在香港悲观时代拍一部贺岁片

“我们这代香港导演，已很难像以前那样储存名声，可能要等好几年才拍一套戏，而且一套不行，就要拜拜了。”



两集《饭戏攻心》的导演陈咏燊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红眼 发自香港

刊登于 2024-02-20

[#张继聪](#) [#饭戏攻心](#) [#饭戏攻心 2](#) [#林明祯](#) [#王菀之](#) [#邓丽欣](#) [#陈淇文](#) [#黄子华](#)



“作为一个创作人、一个编剧，我不想看到社会正在发生什么事，就把什么放进电影。虽然说电影是纪录时代，但不应是为了纪录而刻意去做。”

中国内地贺岁片今年不似预期，有说年轻一代已对传统贺岁喜剧不抱兴趣，一家大小入戏院的习俗渐成过去。镜头转回香港，却是“烂船仍有三分钉”，今年以麦启光执导的《临时劫案》、袁剑伟执导的《盗月者》以及陈咏燊执导的《饭戏攻心 2》这三部贺岁片，似乎算是守住了这个香港电影的传统旺季。

回顾2023年，当一众香港新生代导演交出《年少日记》、《白日之下》这批富于人文关怀的作品之时，来到更为接近在地大众的贺岁片市场，却始终是陈咏燊这批中生代香港导演可以驾驭的拿手好戏。

编剧出身、笔耕廿年的陈咏燊，走过香港昔日产量惊人的商业片浪潮，深明时代不再，机会亦不再是年年都有。两年前，凭著一部《饭戏攻心》（内地版《还是觉得你最好》），以一屋三兄弟的家庭恋事，“疫”流而上，打败了周星驰以《少林足球》及《功夫》所创下的票房纪录，成为新一代最卖座的港产片喜剧导演。

今年“添饭”开拍续集，惟前作主角，一家之主的“大佬”黄子华却在新戏缺席。本来贺岁片若票房高赚，便拍续集，可谓电影历来“传统”。但今次因“子华神”缺席，《饭戏攻心 2》上映前夕，已被质疑是否狗尾续貂，嘘声四起。孰料事后以票房来看，电影上映一周便进帐 2500 万，仍是三部贺岁片之首。

时下香港，股楼俱泄，港人春节期间继续北上大湾区消费，又要面对是否香港已“玩完”的讲法。虽说《饭戏攻心 2》是今年贺岁片的代表，但一边贺岁，一边摆婚宴，看似喜上加喜，实则端出了一道五味杂陈的主菜：一本正经诉说婚姻之难、家人之爱。

低迷悲观社会中的观众，早就看腻了星光熠熠的贺岁笑片，这出新春电影却在喧闹儿戏之中，闪过不少真情流露。人去楼空，留下来的人，始终都要学会苦中作乐。



两集《饭戏攻心》的导演陈咏燊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编剧实力：可以对抗市道不景气？

剧本难写，所以特别用心写，或者连观众都看死他会写不好，加上过去一年市道不景，但陈咏燊更想证明自己有编剧实力，不会压垮在商业片的包袱之下。

《饭戏攻心》英文片名就叫“Table for six”，顾名思义，六人成行，续集偏偏少了一个人，而且是前作台柱、第一男主角黄子华。筹备过程令导演陈咏燊陷入两难，提与不提黄子华缺席，都会惹人垢病。

一年多以前，《饭戏攻心》票房报捷，陈咏燊跟众多演员谢票就谢了两个多月，可谓前呼后拥。但再拍续集，失去了前作台柱，影迷批评他是纯粹出于商业考虑才拍续集，“没有黄子华，不了”的骂言，他也不能假装从没听过。他说难度在于无法控制观众的期望：“我做导演和编剧，只能管到电影里面的那部分，但改变不了观众怎样想。”

“我其实想像到喜欢《饭戏》的观众有多失望，不过都已经写了廿几年剧本，又会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挑战。不如正面去拥抱大佬这个角色（黄子华）的缺席，而非刻意回避。所以我尝试用较自然的方法去处理，一家人里，大佬真的走了，二佬（老二）和三佬（老三）面对他们最重要的人生大事（结婚），最重要的亲人却没参与，这会带来怎样的戏呢？”

有苦自己知，陈咏燊深明旁人目光不再友善，甚至不是想再看喜剧笑片，而是想看 he 这位意气风发的喜剧导演如何阴沟里翻船：“但你没办法用口舌澄清太多事情，或者去争辩什么。唯有用作品说话，‘笑片’是一向都难讨好的，尤其是商业片。”他感慨一句，就此打住。

既然拍续集有风险，为何他和电影公司不打退堂鼓或改拍另一故事？类似的处理早有前科，最经典例子是《家有囍事》及其续作《97家有囍事》，其实创作者都不一定要挖空心思，一定要将前作的故事继续说下去。陈咏燊承认，最初的方案之一，确实有想过将演员和角色重新洗牌，甚至打掉重来，起个新牌头。

“但一套商业电影是八位数字的投资，所有可能性我们都一定开会讨论过，就因觉得这部续集其实是可行的，我选择延续下去。”言谈间，作为编剧的陈咏燊偶然流露著一些跟“商业片导演”身份不太同步的执著，譬如说，既要赚钱，又想挑战高难度。

他不忘感谢另外五名主要演员（张继聪、陈湛文、邓丽欣、王菀之和林明祯）对续集有信心，这些在如今深受港人欢迎的明星，愿意跟他一起创作《饭戏》的后续故事：“可能上一集大家都演得入了肉（很到位），我也很喜欢他们一家人之间的联系，那就让他们继续，挑战怎样写下去，好过重新起个牌头。”

剧本难写，所以特别用心写，或者连观众都看死他会写不好，加上过去一年市道不景，戏院入座率大减，但陈咏燊更想证明自己有编剧实力，不会压垮在商业片的包袱之下，不是单靠时势造票房神话。



《饭戏攻心2》剧照。

把“家”的线索拆碎：谁留下来了？

今次剧本并非写得商业大路，而是拆开了“两条半”故事线，于两场婚礼交错之间，兼顾人物的成长和转变，同时要各为彼此解开心结。从编剧笔法来看，是舍易走险路。

“屋企人喺边，边度就系屋企”，家人在哪，那里就是家。前作之金句，曾经成为观众深刻记忆，而陈咏燊也说：“上一集花心思在对白上比较多，今集就想在影像上呈现多些。”于是从电影格局来看，上一集是一间屋、一张台、五餐饭，非常传统的小品喜剧布局；第二集规模扩大，由一间屋拆成三场“饭戏”：求婚，摆酒，再摆酒，两场不欢而散的婚礼，由室内到增添外景。

曾经上一集，同一屋檐下三对情侣四段恋情，每晚人齐开餐的相聚，渐渐演变成饭桌翻脸收场，何谓“家”，如何行进一个“家”成为剧情重要支点；续集少了一个角色，余下五人关系始终不变——陈咏燊形容，其实从编剧角度，有变就容易有故事，但要写一个让角色们“不变”的故事，反而才有困难。“第一集是Sitcom（情境喜剧），每个角色都是围绕著大佬，我可以一条直线写完。来到续集，这条故事主轴没有了，剧情会变得很碎，你唯有搅散这家人，才有戏做。但是我不想搅散这家人，不想破坏他们一对一对之间的感情。”

如是，今次剧本并非写得商业大路，而是拆开了“两条半”故事线，于两场婚礼交错之间，兼顾人物的成长和转变，同时要各为彼此解开心结。从编剧笔法来看，是舍易走险路。“路难行是一定的了，要写几条故事线但不能散开，互相有交集，我帮你，你帮我，因为我想大家感觉到他们是一家人，三佬办婚礼，二佬要有铺垫，然后到二佬办婚礼的时候，三佬要交代结尾，同时照顾几个人的反应。”

但这种复杂的编织，却让故事角色相对立体，比第一集的喜剧格局有著更深入的情感描写。事实上，陈咏燊最初也没想过，陪著他度过了好几年创作时光的人，不只是这几个角色，还有饰演这几个角色的演员。

陈咏燊笑言，全赖当初谢票活动，让他跟王菀之、陈湛文这些本属不同世代的演员，从一般工作伙伴变成知己。“这一集的剧本是很难写，但也写得享受，我可以跟他们每一个演员都谈很久。有时写到一半又会WhatsApp问对方，我想这样，你觉得怎样？如果这样，你又会怎样？大家坦诚，觉得可以怎样，或者比较担心什么。”他接著说：“是这个氛围令我可以安心去写，我知道不再是要凑（照顾）多少个大明星。”

做了廿年编剧，近年终于圆了导演梦，从也曾掀起热潮的《逆流大叔》到《饭戏攻心》系列，或者见证了陈咏燊想法上的改变，及对“家”的重新想像：“《逆流大叔》其实是君子之交，不是那种大家会揽头揽颈（抱在一起）的关系；但《饭戏攻心》很亲切，是说一些憨憨居居（蠢蠢钝钝）的爱，意思就是，无论如何，这些人最后都会继续在一起，都有一份爱去解决问题。”

在人来人往的香港演绎关于“家”的故事，走开还是回来，离开抑或留下，他说，“观众可能不相信，但是我和演员是想营造一个氛围，让大家有这个希望。”

两集《饭戏攻心》的导演陈咏燊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大家都走了，但还是有很多人留下来”

“最后那个镜头，其实是接机和离境大堂的指示牌，所以是有人离开，但同时都会有人回来……”

一个怎样的希望呢？陈咏燊曾在前作把寄语藏在子女们回忆中的“母亲”身上：要走出去，去远一点；今次刚好相反，借二弟、三弟两场不欢而散的婚礼，提醒大家珍惜留下的人。两年前后，离开与留下，或者都各自呼应了社会气氛。

陈咏燊透露，他一直未写好《饭戏攻心2》的剧本，特别是结局，到开镜前近两个星期才有最终决定：“总觉得欠了阿喵（林明祯）一个结尾，她不可以只是负责插科打诨，应该是要有个解脱。在这一家人里面，她要有一个位置，所以后来才想到机场那一幕。”

“最后那个镜头，其实是接机和离境大堂的指示牌，所以是有人离开，但同时都会有人回来，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，类似circle of life的感觉吧。”他想了想，续说：“要我认真答你的话，作为一个创作人、一个编剧，我自己不想看到社会正在发生什么事，我就把什么放进电影。在艺术价值上，这不会是一件很永久的事。虽然说电影是纪录时代，但不应该只是为了纪录而刻意去做，是要因为那些人物在那个时代，发生过这些事情，所以他会这样做。”

“大家都走了，但还是有很多人留下来。‘婚宴最后的这几句对白，也是跟著剧情而写，最重要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在身边，人家怎样看我们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怎样看我们。”陈咏燊答道：“如果说要回应时势，我想就是交由人物去回应。毕竟他们都是2023年的香港人，所以他们经历的东西会更容易回应到大家一些感觉。”

两集《饭戏攻心》的导演陈咏燊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要比以前的电影人更努力

“我们这代香港导演，已很难像以前那样储存名声，可能等好几年才拍一套戏，而且一套不行，大家觉得你见底了。做导演要练，可惜现在（做香港导演）练的机会少了很多。所以会比以前再珍惜机会。”

时光倒流二十年，回到2003年。那时的陈咏燊刚刚出道，替导演马伟豪撰写剧本，成名作是将杨千嬅变作“方丽娟”的《新扎师妹》系列。香港观众未必认得陈咏燊的名字，但就肯定记得方中“Sir”这个名字背后的笑话。“但很老实，以前我没什么特别的创作心态，也不觉得自己写剧本有什么厉害。就是他（马伟豪）度了什么桥，我帮手写。”陈咏燊叹道。

然而，时代翻了几翻，原来已经拉开了一条时空鸿沟。“我跟Joe Ma（马伟豪）合作的年代，他是一年拍三、四套戏，现在真不知道怎样可以拍到。不是说特别想去歌颂一些很短时间的制作，而是真的年代不同了，那时候大家接受到这些电影，但现在你一拍得快，大家就会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快，问你是否太快？”

也有人觉得《饭戏》续集拍得太快，他就苦笑，说实情是《饭戏攻心》受疫情所累，从贺岁片变成贺中秋，迟了足足大半年才上映。相隔两年，再拍续集，他认为制作时间合理，且单是剧本就花了不少时间，并非为“应节”粗制滥拍。

重要的是，“电影业蓬勃的年代，资深一点的导演，动辄一年几套。坦白说，现在（大众）觉得那时的导演很厉害，是因为他们拍了很多，其中有四套是经典，另外有五套不好看，大家却不记得了。观众都只会记得那四套经典。”而作为新一代商业片导演的成功例子，陈咏燊却形容今日的香港电影生态道：“我们这一代已经很难像以前‘储朵’（储存名声），可能等几年才拍一套戏，而且一套不行就要拜拜，大家觉得你见底了。”

“做导演真的要练，可惜现在练的机会少了很多。”他接著说：“所以是会比以前再珍惜机会，每一套戏都用九牛二虎去拍，要再努力过以前的电影人，即使功力上未必超过他们，最后结果亦没有人预计得到，但一定是花了心思，放了很多精神在里面。”

《饭戏攻心2》剧照。

《饭戏攻心》拍了前后两集，除了角色有所成长，也为陈咏燊带来一些新看法。“同一份材料，我可以煮另一种东西给你，可以挑战很多东西。”第一次是喜剧，第二次呢？起码不是悲剧。当然，有人觉得值回票价，有人认为新不如旧，边看边剝櫟（粵：用刀划凳子，喻看到烂片）。

“如果是一个健康的电影市场，我们能够有一些系列电影，可以每一集都有一些新意，有些亲切感，且又试到新东西，对创作人对观众，其实都不是坏事。”陈咏燊笑言：“只要不是像Marvel那样，狼死一口气拍到第十集就行了。”但不待我问，他已猜到接下来我要问的什么：“不会了，所以我不会那么快再拍《饭戏》了。”

曲终人未散，戏里阿喵出发去找失踪的大佬，不日归来。陈咏燊亦似乎要放下这几个角色，走出去，去远一点，寻访他的下一段香港故事。

[#张继聪](#) [#饭戏攻心](#) [#饭戏攻心2](#) [#林明祯](#) [#王菀之](#) [#邓丽欣](#) [#陈淇文](#) [#黄子华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